

第二十二回 孟小姐換姓改名 康若山移花接木

卻說素華再陪梁相夫妻坐談些家庭鐘話，乃辭別回樓，尋思：常說孟小姐的命好，如今不比我好矣。我今在相府，呼奴使僕，錦衣玉食！難得小姐主婢奔走天涯，二人無限苦惱。天若可憐，使其到此，以報大恩於萬一，但恨皇天不肯與人行方便也。每想到前情，便自珠淚交潦，又不便對人說的，只是暗自悲傷。

且說孟小姐自四月初一早逃走，主僕同騎，趕到天明，已離家二十餘里。趕到一百四十餘里，主僕不便同坐一馬，乃僱乘小轎自坐，將馬給與榮蘭騎著。是日方尋客店，租了一座房，二張牀，主僕飽食，各自安息。小姐對榮蘭曰：「若人問我來歷，可說我是昆明縣書生鄺明堂，字君玉，要進京求功名。爾名榮發，這榮蘭頗近女流，又兼貌美林惹人疑心，從此可改名榮發。今對爾說過，免得臨時匆惶，露出馬腳。」榮蘭稱是。主僕二人，一馬一轎，或明堂坐轎，就把包袱放在轎內。明堂體血榮發嬌弱，凡事愛惜。

至四月中旬，來到貴州鎮中，榮發受不得辛苦，就患起病來，即覓客店調息。明堂親自理其脈症，將藥吞下，服侍一切，而榮發不即適意。按鄺明堂雖看過《本草綱目》，曾知藥性，未曾習學脈理，一連診到四天，反成了寒熱。至二十日，仍不安痊。又遇連日下雨，一日夜降了數十次，實在煩悶。偶對榮發曰：「今天已是四月二十日了，未知到京尚有多少路程？倘趕進京不及捐監考試，須待後科，又要延緩三年，豈不老之將至。哀哀蒼天，何其恨人至深！」榮發躺在牀上答曰：「相公矢志為此，諒天庇佑，功名定必成就。」此時房中業已上燈，榮發不覺沉睡。明堂獨自對燈悶坐，寂靜唱然，天又下雨，忽大忽小，初更後，好似深夜時景。百愁攻心，遂口吟一絕，歎曰：

淒涼旅店五黃昏，苦雨偏驚遠客魂。

聽得更深無一事，方知俱為寫悲痕。

鄺明堂吟畢，獨自無聊，解開包袱，取出一卷文字，披在案上，挑燈看玩。一時高興，輕輕朗誦，清脆無比，早驚動了一位富商。這富商乃湖廣武昌府咸寧縣城內人氏，名叫康若山，字信仁，娶妻孫氏，夫妻相得，並無兒子。孫氏但生一女，取名勝金，卻有幾分姿色。康若山辦只道命中缺子，不思取妾。因思吾女及笄，要嫁個飽學佳婿，日後高中居官，亦落我為外封翁，便是富貴人家。就吩咐媒人，女婿要擇飽學書生，選來擇去，恰好同縣有個新遞的秀才，名叫滑全，年方二十歲，父母俱在，家資約有十餘萬金，務農為生。自己居長，尚有四個弟子，皆年幼。這滑全十四歲出奇，恰遇學政出的題目正合著他熟讀的舊文，抄上卷子，學政誤取，進了咸寧縣第二名秀才，世人即稱為神童。康若山只曉得買賣帳法，詩文一道，俱皆不諳；訪問他才學，唸書人只隱惡揚善，誰肯敗人名聲？俱稱滑全奇才，定是未發的翰苑之才。康若山聞言大悅，許允婚事。及行聘過門，家中夫妻極其合式。孫氏只此一女，滑全隨與父母相議，岳父母無子，我夫妻假意侍奉岳父母必定歡悅，將家財付我執管，此計甚妙。父母聽從，滑全即向岳父母稱伊父母尚壯健，又有四弟服侍，岳父母膝下冷靜，小婿夫妻欲想常住岳家，侍奉一切，以盡孝心。孫氏聽說，大為喜悅不已。唯有康若山村知其意，尋思我已無子，少不得死後家資與他們夫妻受用，且他的父母年過六旬，怎說尚壯？我夫妻只四旬外，且有童僕服侍，他若不貪想財物，豈肯丟去生身的父母，卻來奉侍我二人麼？此真勢利不堪。我若說破，反似無趣。康若山自知夫人孫氏愚昧無智，反要說我無情，在女兒夫妻，卻來怨我。我今詐作歡欣，掩人耳目，家財偏不交他執管，將計就計，使他大失所望。因假作喜色，對滑全曰：「女婿夫妻果然孝行，此事正合吾意。」滑全只道其中計了，遂搬來同住，百搬承順，孫氏更加喜悅。

按康若山家宅、田園、金錢各項，早交妾人執管，連孫氏且無權柄。滑全夫妻要用一文；亦須向執管人領出。這一年歲考，考在三等之後，深恐革去一領青衫，遂向岳父母說，使人進京捐納九品職員，免了歲考罷，恰正岳父知其文理不通，亦恐其革去生員，只得用了數百金，代其捐納職員，唯存心帳項出入，不交他管理。滑全無可奈何，只得使妻運動岳母孫氏。孫氏勸其夫曰：「女婿誠實儉樸，何不把銀賬交其管理？爾亦清閒。」康若山心思，我若是把家務交他，豈不被他笑我中計？乃詐言曰：「我所托的，皆是妾人。賢婿要用，即可向取，何等清閒，賢婿正可講究詩文。若將家事交他管理，他便勞心費力，連才學亦荒了。本是愛婿，反為累婿。」孫氏信以為真，遂不再言。

滑全頗有些恨岳父之意，康若山亦知其暗恨，總想我為無子，故被這慚打算，我今五十歲，四季補養，精神不減，豈真不能生產？妻孫氏年雖小吾一歲，力體微弱，不能受胎。今婿如此存心欺我無子，何不取一少年美妾，或能生子，亦未可知。即令媒婆探訪貧家之女，只要才貌雙全，不惜厚金，娶來為要。此言一傳，就有許多貧人貪他重價，若得生子，便可得他財產，一時就有許多庚帖請來。康員外揀了一個寒士洪任之女，名柔娘，頗有姿色，年方十七歲，的是處女。員外用了四百餘兩銀子，娶入偏房，卻亦小心敬奉大娘，因此妻妾相安，甚是得巧。入門不過月餘，柔娘已懷胎了，員外大喜。到了次年五月，康若山已五十一歲，柔娘果生出一子。員外收得贊禮珠玉甚多，滿月以後，賀客滿堂，真是熱鬧，皆稱老蚌生珠。若山即將此子取名元郎，即叫一個乳母撫育。唯有滑全恨之入骨。康若山早知滑全暗中怨恨，詐為不知。再一年，若山已是五十二歲，自思我已生子，偏遇女婿貪財，待我再娶一妾，或得再生一子，正好氣煞我存心不良之女婿，看他有何能為。就再用銀子五百，再娶了貧民張大洪之女，亦是處女，名德姐，年方十六，亦有容貌。孫氏雖是不悅，卻不敢多言。這滑全自思老兒不死，家資一定要花費，真是說不出的可恨也。康若山正喜二女和合。

又過二年，已是五十四歲，自思我已老，豈能撫育元郎長大，我若先死，孫氏必將家產和女婿對分，且又袒護女婿，隱匿財產，名稱對分，元郎母子無有十一。今尚算壯健，且再出外經商，吃三四年辛苦，亦可多得十萬銀子，就好設法分定，免得日後異言。乃領了四個慣出經商的家人，往外省買了七八萬銀子的珠寶，欲回家園。因遇連日下雨，路上泥滑難行，是夜辦歇在鄺明堂同店。又值天氣炎熱難睡，步出房外散步。正在納涼，忽聽書聲朗朗，從門縫中偷看，拾見鄺明堂烏髮滿頭，比女子還要加倍。正為因熱脫去頭巾，看得明明白白。面形如蓮子，顏色似瑞雪朝霞，秋波一轉，百媚俱生，見一雙玉手，潔白如雪。自思富貴生於手足，聰明生於耳目，看此少年，日後必是大貴人無疑。且珠寶我能識貨，豈有人之貴賤反看不出之理？我今憑這目力進去，他必和我相會的，若肯認我為父，將來做官，我豈不榮耀呢？

明堂已停了讀書，此時康若山走將去，即輕輕敲門。明堂吃了一驚，忙將頭巾戴上，問曰：「是誰？」若山低聲答曰：「同廟客商，因見客官如此勤讀，特來動問，大為不該。」明堂即開門相迎。若山入內，明堂忙移一把椅子。

茶，忙敬一杯曰：「旅捨不恭，望乞恕罪。」若山接茶謝曰：「多蒙足下如此過愛，老夫何以敢當。」明堂問曰：「老丈鄉居何處？高姓尊名？作何營業？請道其詳。」若山曰：「老夫姓康，名若山，字信仁，因販些珠寶，欲回寒舍，就在湖廣省武昌府咸寧縣居住。請問客官尊姓大名？貴府何在？欲往哪裡貴幹？」明堂答曰：「原來就是康員外，失敬了。」若山曰：「怎當員外之稱。」明堂曰：「小生姓鄺，名明堂，字君玉，乃雲南雲州府昆明縣人。小生年方二八，意欲進京捐監，赴省鄉試，以圖便捷。奈小僕抱病，在此調理不痊，心恐進京考試不及，有誤功名，因此悶讀。不料驚動老丈，獲罪良多。」康若山曰：「原來是一位名士，少年有志，真是可敬。但你主僕年幼，又未到過北京，且山東一路，響馬甚多，倘有失錯，人財兩失，深為可慮。」明堂歎曰：「老丈見教，實金玉之言。但已為著功名，其餘俱付之天命了。」若山曰：「事須萬全，豈可冒險而行。老丈雖久出外在北，亦只有幾個相好，若要捐監，只寄姓名住址年貌上京，相好鋪戶即替你捐下，監單一到，就可進省考試，不必進京，豈不兩便？但有一事，足下若肯聽從，卻就便捷。」明堂曰：「老丈有何言語，只管見教。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則止。」

未知康若山說出何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